

狗孩格拉

阿来 著
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茅盾文学奖得主 **阿来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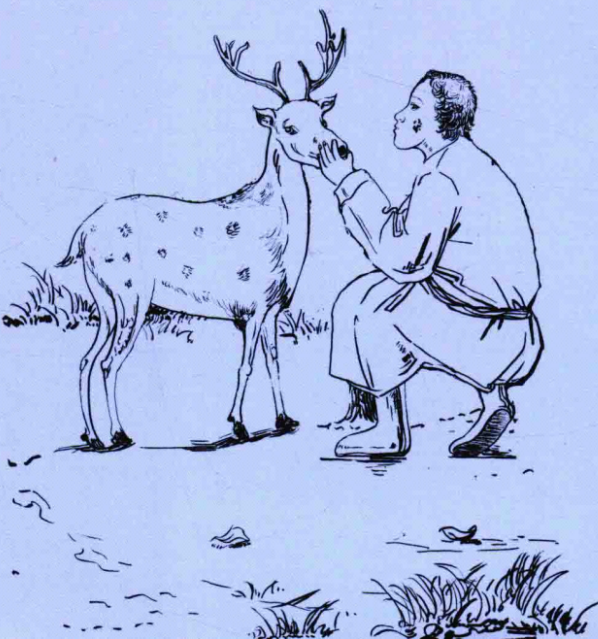
首部长篇少年小说

讲述成长的诗意与苦难、致敬人性温暖之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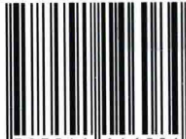
鹿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眨巴着，显出天空和天空中的云影，格拉再走近一些，就从鹿眼中看见了自己，一个蓬头垢面的、眼神机警的野人。鹿子温暖的舌头伸出来，舔着他的手，一股幸福的暖流贯通了他全身，他说：“鹿啊，没有人做我的朋友，你就做我的朋友吧。”

从此，他就有一头鹿做朋友了。



上架建议 儿童文学

ISBN 978-7-5411-4608-4



9 787541 146084 >

定价：28.00 元

狗孩格拉

阿来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狗孩格拉 / 阿来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411-4608-4

I. ①狗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9952号

GOUHAI GELA

狗孩格拉

阿来著

责任编辑 卢亚兵
封面设计 叶茂
插图 王玉
责任校对 蓝海
责任印制 周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 mm × 210 mm 1/32
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608-4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

目 录

第一部 少年格拉	001
一、来历不明的女人	003
二、欢乐行程	009
三、猎 熊	029
第二部 随风飘散	047
一、一个少年的死	049
二、勒尔金措	054
三、好朋友	062
四、格拉出走	077
五、罪 过	083

六、归 来	096
七、珍 宝	107
八、公路年	120
九、他妈的	128
十、汽车来了	139
十一、流 言	155
十二、最后一面	172
十三、兔子之死	181
十四、临 终	194
十五、随风飘散	205

第一部

少年格拉



一、来历不明的女人

“阿妈，要下雪了。”

在这阴霾天气里，格拉的声音银子般明亮。格拉倚在门口，母亲在他身后歌唱，风吹动遮在窗户上的破羊皮，啪哒啪哒响。

“阿妈，羊皮和风给你打拍子呢！”

在我们村子中央的小广场上，听见格拉说话和阿妈唱歌的女人们都会叹一口气，说：“真是没心没肝、没脸没皮的东西！活到这个分上，还能这么开心！”

格拉是一个私生子，娘儿俩住在村子里最低矮窄小还显得空空荡荡的小屋子里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家的女主人桑丹还有些痴傻。

桑丹不是本村人。十来年前吧，村里的羊倌打开羊圈门，看着一群羊由头羊带领着，一一从他眼皮下面走

过。这是生产队的羊，所以，每天早晚，羊倌都会站在羊圈门口，手把着木栅门，细心地数着羊的头数。整个一群一百三十五头都挤挤挨挨地从眼前过去了，圈里的干草中却还睡着一头。羊倌过去拉拉羊尾巴，却把一张皮揭开了——羊皮底下的干草里甜睡着一个女人！

这个人就是现在没心没肺地歌唱着的格拉的母亲桑丹。

羊倌像被火烫着一样，念了一声佛号跑开了。羊倌是还俗喇嘛，他的还俗是被迫的，因为寺院给革命的人拆毁了。革命者背书一样地说，喇嘛是寄生虫，要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所以喇嘛成了牧羊人。

羊圈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！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，照亮了死气沉沉的村落。人们迅速聚集到羊圈，那个女人还在羊皮下甜甜地睡着，她的脸很脏，不，不对，不是真正让人厌恶的脏，而是像戏中人往脸上画的油彩。黑的油彩，灰的油彩。

那是一个雪后的早晨，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在干草堆里，在温暖的羊膻味中香甜地睡着，天降神灵般安详。围观的人群也不再出声。然后，女人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刚睁开的眼睛清澈明亮。人群里有了一点骚动，就像被风撼动的树林一样，随即又静下来。女人看见了围着她

的人群，居高临下俯瞰她的人群，清澈澄明的眼光散漫浑浊了。她薄薄的嘴唇动起来，自言自语嘀咕着什么，但是，没有人听见她到底说了些什么。她自言自语的时候，薄薄的嘴皮快速翻动，而嘴里并不发出一点声音。所以，人们当然不知道她说些什么，或者想些什么。

妇女主任娥玛扯着大嗓门问她从哪里来的。她脸上竟露出羞怯的神情，低下头去，没有回答。

洛吾东珠也大着嗓门说：“那你总该告诉我们一个名字吧！”

娥玛说：“你没瞧见她不会说话吗？”

人群里发出了一点笑声，说：“瞧瞧，这两个管闲事的大嗓门干上了。”想不到，就在这笑声里，响起了一个柔婉好听的声音：“我叫桑丹。”

娥玛说：“妈呀，这么好听的声音。”

人们说：“是比你的大嗓门好听。”

娥玛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把她弄到我家去，我要给这可怜人吃点热东西。”她又对露出警惕神情的洛吾东珠说，“当然，我也要弄清她的来历。”

桑丹站起来，细心地捡干净粘在头上身上的干草，虽然衣裳陈旧破败，却不给人褴褛肮脏的感觉。

据说，当时还俗喇嘛还赞了一句：“不是凡俗的村

姑，是高贵的大家闺秀哇！”

娥玛说：“反正是你捡来的，就做你老婆好了。”

羊倌连连摇手，追他的羊群去了。

从此，这个来历不明的桑丹就在机村待下来，就像从生下来就是这个村子里一个成员一样。

后来，人们更多的发现就是，她唱歌的声音比说话还要好听。村里的轻薄男人也传说，她的身子赛过所有女人的身子。反正，这个有些呆痴又有些优雅的女人，就这样在机村待下来了。

人们常听她曼声唱歌，但很少听她成句说话。她不知跟谁生了两个孩子，第一个是儿子格拉，十二岁了。第二个是一个女儿，生下来不到两个月，就在吃奶时睡着了，被奶头捂死了。女儿刚死，她还常常到河边那小坟头上发呆，当夏天到来，茂盛的青草掩住了坟头，她好像就把这件事情忘了。常常把身子好看地倚在门口，对着村里的小广场。有人的时候，她看广场上的人，没人的时候，就不晓得她在看什么了。她的儿子格拉身上也多少带着她那种神秘的气质。

所以，母亲唱歌的时候，他说了上面那些话，从那语调上谁也听不出什么。只有格拉知道自己心里不太痛快。

无所事事的人们总要聚集在村中广场上。这个时代的人们脸也常像天空一样阴沉。现在越来越大的风驱使人们四散开去，钻进了自家寨楼的门洞。脸是很怪的东西，晦气的脸、小人物的脸阴沉下来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有道德的人脸一沉下来，那就真是沉下来了。而在这个时代，大多数人据说都是非常重视道德的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常常开会，准备建设新的道德。

要下雪了，不仅是头顶的天空，身上酸痛关节也告诉格拉这一点。十二岁的格拉站在门口，眼前的机村小广场和刚刚记事时一模一样。广场被一群寨楼围绕，风绕着广场打旋，把絮状的牛羊毛啦、破布啦、干草啦，还有一些破纸张从西吹到东边，又把那些杂物推到两边。

看到这些，格拉笑了。一笑，就露出了嘴唇两边的尖尖犬齿。大嗓门洛吾东珠说：“看看吧，看看他的牙齿就知道他像狗一样活着。”

有女人开口了：“生了娃娃，连要拔掉旧牙都不知道。”那些母牛！——格拉心里这样称呼这些自以为是，为一点事就怒气冲冲、哭天抹泪的女人们。就是这些女人使格拉知道，小孩子到换牙的时间，松动的牙齿要用红色丝线拴住，拔除，下牙扔在房顶，上牙丢在墙

根，这样新牙才会快快生长。格拉的母亲桑丹却不知道这些，格拉的新牙长出，给没掉的旧牙顶在了嘴唇外边，在那里闪闪发光，就像小狗的一对牙齿——汪汪叫的那种可爱可气的小狗。

议论着比自己晦气倒霉的人事是令人兴奋的。女人们一时兴起，有人学起了小狗的吠叫：“汪！汪汪！”一声狗叫引起了更多的狗叫。特别是那些年轻媳妇叫得是多么欢实啊！这是黄昏时分，她们让及时拔了牙的、有父亲的孩子们从山脚草地上把母牛牵出来，然后她们把头靠在母牛胀鼓鼓的肚皮上挤奶。她们的欢叫声把没有母牛挤奶的格拉母亲桑丹从房里引出来，她身子软软地倚在门框上，看着那些挤奶的女人。

正在嚼舌的那个女人被她看得心慌，一下打翻了奶桶。于是，那天黄昏中便充满了新鲜牛奶的味道。

第二天，村里的人们都说：“那个女人，又怀上了，不知哪家男人作的孽。”

格拉倚在门框上舔舔干裂的嘴唇，感到空气里多了湿润的水汽，好像雪就要下来了。他们母子俩好久没有牛奶喝了。看着空空荡荡的广场，不知第一片雪花什么时候会从空中落下来。格拉想起和次多去刷经寺镇上换米，弄翻了车，喝醉了酒的事……

二、欢乐行程

一场雪就把萧索大地变成了天堂。

阳光照亮起伏的山峦，蜿蜒的河流，孤零的村庄和覆盖这一切的白雪。野鸽群在天空中往复飞翔，搅起一个巨大的欢快声音的旋涡，在春天里分群的鸽子聚集起来，这样不知疲倦，在清冽的空气中欢快飞翔。

这个鸽群翔集的村庄在大渡河上游，群山到草原的过渡带上。河谷开阔，山脉低缓。

阳光照亮格拉的脸。格拉是个很野的孩子，村里人说是没有父亲调教的缘故。次多则是有父亲而且调教很好的典范。可是次多不快乐，格拉快乐。格拉那张脸平常污垢很多，十天半月才会洗上一次。要不是他喜欢打鸟，要不是打鸟时喜欢到泉水边上，十天半月也未必会洗上一次。有些鸟喜欢落在泉水边的湿土中，享受那份湿润与沁凉。格拉静静等待小鸟飞来，有时就会遇到前来背水的母亲，她放下水桶，说：“格拉，看你那张狗一样的脸。”

顺手一下，就把儿子的头摁进那一泓洁净的水中。又搓，又揉，最后用十指做梳子，清除头发中的草屑与

松罗。格拉吱哇乱叫，母亲就会开心地咯咯笑出声来。

母亲一把一把撩水从上往下洗他的脸。

格拉的脏脸会把一亩水洗变颜色。母子俩坐下来，听从石缝中淌出的水潺潺作响，把那些污水冲掉。母亲有时会哭：“十六岁我就把你生下来了。”然后她又会笑，“你的脸跟狗的脸一样，难怪我认不出谁是你父亲。你汪汪叫啊，格拉。”

这张脸其实不像狗脸。额头宽阔、亮堂，下巴尖削，且日后会方正饱满。只是双眼细小、明亮，聪慧中有一点猎犬的狡黠。两颗犬齿那么雪白，醒目地獠出嘴唇。

母亲背上水，桶的底边靠在腰肢上。向前走动时，腰肢就好看地起伏。“来吧，”她对儿子说，“格拉，我们回家了。”

格拉就是狗的意思。格拉是小名。格拉没有大名，因为没有父亲。

满屋子的亮光使格拉醒来，立即他就听到了鸽子飞翔的声音。他一醒母亲就知道他醒过来了，不是相依为命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“你不能穿新鞋上路了，”她的声音从外屋传来，“下雪了。”她的声音显得那么兴高采烈，“你就系一条新腰带吧，红色的那条。”

母亲又喊：“快点啊，次多都来了。”声音圆润清脆，像是姑娘的嗓音。这嗓音常常招人议论。但是依然是母亲的声音，像把阴暗的房子和时日照亮，仿佛镀上一层白银的雪光一样。

次多是一个大家庭的孩子，他家里有一些值钱的东西。解放前是中等境况，解放后就成了富裕的人家。这种家庭严谨，节俭。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往往精明强干。但次多的一切却和家里人相反。现在，次多像平时一样拉着架子车来了，那样忧郁，那样沉默。车上装一袋胡豆，胶皮轮子压过积雪咕咕作响。等格拉吃完东西，次多已经把他那一袋胡豆弄上车了。于是，两人上路了。

新雪那么光洁，那么明亮。平常老实巴交的次多沉静的忧郁的眼睛那么闪闪发光，平常紧闭的嘴微微张开，有点惊喜的样子。

鸽群仍在天上飞舞，要等阳光融化了积雪，它们才能降落到翻耕过的土地里找寻食物。但它们好像不为积雪是否来临所焦虑，那样子奋力地凌空飞舞，在天地间抛撒欢乐的音符。

“看哪，次多！”

次多停下脚步，回过头去，看到大路上只有他们自己的脚印与车辙。村子早已退隐到起伏山峦的背后